



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。这胜利是在血与火的八年抗日战争岁月中,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在这诸多的英雄中,就有一位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宁死不屈的女烈士——我的战友崔崧。

我于1938年参加八路军,1939年春从军校去夏甸镇做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的工作。1939年秋天,我由夏甸镇调去胶东区委党校(掖县三元乡上庄村)学习。崔崧同志是女生班长,她红红的脸庞,水灵灵的眼睛,穿套银灰色军装,显得朝气蓬勃。崔崧是来自烟台的青年学生,在她身上却并没有城市女学生的做作和娇气,有的是满腔的革命热情和深厚的阶级感情。她生活俭朴,能吃苦耐劳,夜间站岗放哨,行军宿营,白天读书学习,终日乐呵呵的。她是初中毕业,在当时也称得上“有文化”了,但她并不满足,在党校如饥似渴地读书,追求革命真理。

我和崔崧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,崔崧讲她在烟台芝罘医院工作时,因不堪日本鬼子对女护士污言秽语,毅然离开医院到了崇德女中去读书,1938年冬天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奔向了抗日根据地,参加了抗日队伍。她曾在胶东青联任少儿部副部长,常谈起她在胶东青联的恋人,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可惜她没有等到胜利的到来。

由于当时区党委机关和《大众报》报社均在三元乡,日寇把三元乡作为重点反复扫荡。1939年12月9日我接到调令去五支队宣传队,当晚连夜行军至铁佛寺,第二天早上隐约听到枪炮声,接到鸡毛信,得知党校和报社在向三元乡河南村转移时与敌人遭遇,伤亡惨重。我离开党校不到一天,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,立刻冒着刺骨的风雪奔向河南村,在离村不远处模模糊糊看到一排排白皮棺材连成一片。我疾步向前,当我走到这些棺材前,看到雪地上洒满了死难烈士的鲜血,此情此景使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。乡长、妇救

河南村惨案76年祭 ——悼念战友崔崧烈士

□纪毅



崔崧烈士

会长还有党校的几位同志带我走进一间小草屋,只见一盏小油灯忽闪着,屋里坐卧着几位满头满脸都是鲜血的伤员。妇救会长告诉我,这间屋里都是受伤的女同志,我抢前一步,首先看到的是衣洛夫同志(1985年在青岛去世),靠在她身旁的是王勇同志,她身上被刺了五刀,头也被砸伤,我安慰着负伤的同志,听她们讲述了与日寇血战的经过。

12月9日上午,日寇敌机开始空袭,根据区党委指示,下午党校和报社组成一个临时行动

大队,由报社警卫连连长龙飞任大队长,党校校长李辰之任政委,天黑后向招远方向转移。没想到天黑迷了路,走了一夜也没走出三元乡,天亮后到了河南村,日寇马队发现后包围了村子,并占据了村南的小山头。临时行动大队在队长李辰之和社长阮志刚带领下开始突围。鬼子占领着制高点,轻重机枪,小钢炮一齐压过来,还放了毒气弹,我们的同志只有十几支枪,几颗手榴弹和大刀片,在与敌人拼死搏斗中伤亡惨重,校长李辰之等党校27位同志,社长阮志刚等报社34名同志壮烈牺牲。

在死难烈士中有我在党校时的好朋友崔崧和曲钦。惨案发生后,附近几个村庄的乡亲们抬来了61口棺材,把烈士们安葬在河南村东南的山冈上。第二年清明节,胶东区委在河南村隆重召开追悼大会,会后在烈士墓地立起了河南村战役烈士纪念碑(原碑现移至莱州烈士陵园)。

1941年初春,我从八路军五支队三团调往西海指挥部,路过费县时,村长带我去村旁的小河,含泪讲述了崔崧和曲钦牺牲的经过:崔崧和同学曲钦一起不幸落入魔掌,敌人见她俩年轻漂亮,软硬兼施,妄图使她们屈膝投降,她俩紧紧地抱在一起,痛斥无耻的敌人。凶狠的敌人把她们的手脚反绑着,拴在马尾拖着跑,妄图把她们带进城充当宣传品,她们不绝地大骂敌人,硬是不肯走。敌人实在拖不走她们,最后把她们枪杀在村旁的小河边。老乡们都夸两人真是好样的。崔崧牺牲后,唯一的遗物是口袋里的一块高粱饼子。崔崧牺牲时年仅18岁,遗体安葬在河南村烈士墓地。

我同崔崧同志相处不到半年,她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。76年前,我和她在党校共同学习抗战理论和讨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,平日里相互帮助的情景,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李应的“引贼下山”和“逼上梁山”

□刘传录



独龙岗是梁山之外的制高点,李家庄和祝家庄,扈家庄是独龙岗上的三个庄园。相对于郟州的低洼地,独龙岗年年都有好收成。李家庄的土地大部分是李应家的,手下的佃户有五六百家,经营着饭店、旅馆和当铺等产业,与祝朝奉、扈大公并称为三大官人。

晁盖、宋江等人占据梁山后,解决吃饭问题主要是通过抢劫。梁山周围的郟州、济州首当其冲。为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,祝家庄、李家庄、扈家庄结为三庄同盟,经济实力、军事实力都不容小觑。

三庄结盟刚开始还是平等关系,祝家庄请来武艺高强的教师栾廷玉,祝家三杰的武艺进步很快,逐步成为一村独大,特别是祝、扈两庄结成姻亲,李家庄成了老三。李应很郁闷:三家联合抗击梁山,李家庄可以保持财富,但是只能打先锋,实力受到损害;若不结盟,不仅要面临梁山强敌,祝、扈二庄也要将自己列为对手。

杨雄杀掉了潘巧云后,与

石秀、时迁三人慕名投奔梁山集团,因为偷吃祝家庄的报晓公鸡,烧了店铺,导致祝家庄追杀,时迁被捉。杨、石二人巧遇李应的主管杜兴,央求李应出手帮助摆平祝家庄,放时迁。

李应看到了送上门来的机会,他给杨雄、石秀这两位准梁山好汉表演了一番,火候把握得很好,目的是让梁山来攻打祝家庄,自己还有借口不去支援祝家庄。李应先后派副主管和主管杜兴出马要人,但杜兴挑拨离间,让李祝两家彻底产生了裂痕,李应见面就跑,李应迫于祝家庄就是要扩大事态,中了祝彪回马箭。与其说李应失了面子,倒不如说李应终于找到了引贼下山的机会啦!

杨雄、石秀只能向梁山求救,李应的目的达到了一半。宋江早就对独龙岗三庄的财富垂涎三尺,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都必须拔掉三庄。宋江率队出发前制定

了目标:“一是给山寨报仇,不折了锐气;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;三则得许多粮食,以供山寨之用;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。”李应此前与梁山毫无瓜葛,可宋江却将邀请李应上山作为目标之一,其实看中的是李家庄的粮食。

宋江轻视了祝家庄,没有了解地形情况就进攻,结果大败而归,李应坐山观虎斗。吴用不得不下山,派进内应孙立,打败祝家庄,开辟了梁山的新时期,一是确立了宋江的领袖地位。二是得到了祝家庄的粮食,书中写得粮50万担,为了扈家庄的粮食,宋江指示李逵杀了已经与梁山讲和的扈太公全家。

梁山灭了祝家庄和扈家庄,李应暗自偷笑,独龙岗是我李应的天下了。名义上李应对梁山有义气之恩,宋江不便下手,但是李家庄的粮食让梁山眼馋,梁山派人冒充官府以李应勾结梁山为由,把李应抓走,然后宋江再假意派人半途劫囚车救了李应。李应上梁山后要求回家,吴学究笑道:“大

官人差矣。宝眷都取到山寨了。贵庄一把火已都烧做白地……”李应不信,只见自家老小及庄客都在山上。宋江遂伏地请罪逼李应入伙,梁山对祝家庄是豪夺,对扈家庄是明拿,对李家庄则是巧取。李应明白这一些都是梁山安排的,他已经毫无选择,李家庄已毁,还落得私通梁山,杀死官差的罪名,好在梁山只要了粮食,金银细软和老婆都带上了山。

宋江把李应骗上梁山,多少有些对不住李应,就将梁山财政大权交给了李应。根据大排名,李应与柴进位在梁山五个主要头领之后,列五虎上将之前。

李应本来是想不受窝囊气选择“引贼下山”,结果因为宋江想要他的粮食,设圈套把他“逼上梁山”。平定方腊回京后,李应被授予中山府郟州都统制。上任半年后,李应假称风瘫,纳还官印,带着自己的钱财回到独龙岗重建李家庄。转了一圈之后,李应的人生又回到了原点。

【民间记忆】

羊倌

□彭波

1977年我高中毕业,没有考上大学,正在痛苦之中,父亲悄悄去知青点给我报了名,我还没在家热乎几天,人已经到了知青点——黑老鸹岭知青点。单从这个地名就知道,那里远离城镇,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。

这个知青点知青不多,队里穷,没有条件盖知青宿舍,几个知青就住在农民家里。在这些知青中,我年龄最小,大队长怕我不习惯,就暂住在他家。

从学校到了穷山沟,我很不适应这种艰苦的生活。但不管农村怎样艰苦,我仍然读我的书。大队长很欣赏我,平常吃饭也不把我当外人,大队长爱喝两口,我便成了他的三陪——陪喝、陪吃、陪聊。我们喝着酒,天南地北,古今中外,没有不谈的事。他见我学问多,便给了我一个羊倌的角色,当时,这羊倌可是个挺轻松的活儿,有多少人盯着呢。大队长常对我说,要干好这个活,别让人戳你的脊梁骨。

当羊倌虽然轻松,可责任却非常大,队里有20多只羊,将来队里分钱主要靠这些羊了。每天一大早,我先去大队报到,然后,便牵着这些羊去山坡上吃草。这里山连着山,草也肥,羊儿一见到新草,就有些迫不及待了。看着羊漫步在青草堆里欢快地啃食着,我便找一个太阳窝半躺下来,拿出我的书读起来。书读累了,还会唱几段小曲儿解闷儿。不过这种书是读不安稳的,要经常放下书本看看羊,还要数一数,千万别丢了一只,这可是生活队的命根子。

有一次,我放羊到了黑老鸹岭大山的深处,这里的草格外肥美,我看羊群开始吃草,就取出书来读。正读得起劲,听到羊群中有异样的动静,抬头一看,正前方有两只狼正用那雪亮的眼睛直视着我,我顿时吓呆了。情急之下,我牢牢地抓住手里的那条木棍子,一旦狼扑过来,我就跟它们拼命。就这样,我们对视了几分钟,羊群包括头羊都吓得筛起糠来。突然想起大队长曾跟我说过,狼最怕火光,我急中生智,暗自把火柴掏出来,可点什么呢,干脆,我把读的书记了。火点燃了,顺便找来一些干树枝,树枝烧起来“噼里啪啦”作响,火很快就燃起一人多高。果然,狼见了火撒开腿跑向远处,等狼跑远了,才听到狼发出“嗷——”一声叫,拖着长音,非常吓人。

狼跑了,我却跟羊群一样,瘫倒在了地上。狼是跑了,可这二十几只羊却始终不肯往回走,它们是不敢走了。我硬生生从地上站起来去赶羊,羊却不能动弹,身上直打哆嗦。这可怎么办?我想起了头羊,走到头羊面前抚摸它,跟它亲近了好长一段时间,我在前面引路,头羊带头,才领着羊群走出了那个鬼地方。

回到知青点,我跟大队长说了这件事,他眼睛瞪得老圆说,孩子,这是你命大,碰到了的是两只吃饱了的狼,不然,你命就没了,再往后碰到这种事,即使搭上几只羊,先保命要紧。虽然他这样说,可从此我再也不敢去那种地方牧羊了。

也就是通过这件事,我跟羊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。认真观察这些羊,这些生灵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,单说头羊吧,它是这群羊中的主宰,它在哪里走,羊群就往哪里走,可羊群中却有几个不安生的家伙,想跟头羊一争天下。

跟羊有了感情,最让人难过的是春节前的腊月底,队长请人来,要杀羊了。有人说狗通人性,我说羊也通人性,杀羊之前,羊就知道要杀它,它们会不住地流泪。当它们看到我,会非常温柔地朝我叫上一声,我明白,那是它们向我求救的信号,可我虽然爱惜它们,却帮不上它们的忙。

春节回家,大队长专门给我弄了一大块羊肉,让我带回家过年。可这块羊肉我带回家,看着别人大快朵颐,吃得非常香,我却连一口汤都没有喝,因为在我的心里,这些羊跟我的兄弟一样。

等春节后回到知青点,队长宣布了知青点拔寨的消息。消息一公布,知青们一分钟都不等,一哄而散,眨眼间,知青点就走没了人,而我却恋恋不舍,直到把每一只羊抚摸了一遍,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黑老鸹岭。